

# 新年闲章

侯建臣

梦到了糕花,是昨天夜里,或者前天。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。正如母亲常说的:快到十月,总会梦到那些已经不在的人。说到这些,母亲会一个一个地数出来,当然说得最多的,是父亲。十月一是寒衣节,母亲说天气冷了,他们是该要衣服了。母亲是把梦到的,当成那些人从另一个地方传递过来的信息。似乎到了那边的人跟这个世间的联系方式,就是托梦。其实呢,我觉得是母亲一直惦记着那件事,那些人,在梦里还惦记着。

糕花是一种炸食,过年的时候,家里会备不少炸食。我记得最多的,便是糕花了。

糕花,跟馓子似乎一样,但我早以前并不知道有馓子这种东西。城市里的好多东西,我是到城里才认识的,或者有些东西现在还不认识。终究是,有些东西早已入了梦里,有些东西还是视而不见。

糕花是用黄米面做的,黄米面一般吃糕,有素糕,有油糕。素糕是把糕蒸熟了,直接吃,一大块一大块,头一低,脖子一梗,“咕儿”一声,进肚了。好多大同人说吃素糕不用嚼,送到嘴里,咽到肚里,就行了。

不嚼还叫吃饭?所谓吃饭,是吃一种食物经历的一年四季,冷暖阴晴。比如素糕,吃惯了糕的人,在一块素糕进肚的一瞬间,黍子那一年里从天地间一点一点拢了的味道,就到了齿间了,惬意之间,便再也忘不掉。还有油糕,油糕是上品,当年大同的不少人家,家里

来了客人才舍得吃油糕。因为糕贵,因为油贵,所以把油糕叫“待客爷饭”。姑爷是最尊贵的人,可见这油糕不是普通人人家一般的东。

糕花的做法很讲究,讲究的东西不愿随便糟蹋,所以糕花不是日常吃的,是正月里待客的人。也要送人。走亲戚的时候,胳膊上挎个篮子,篮子里放着糕花、油饼,上边用麻纸苫上,是怕尘土进去,或者怕干硬的风把糕花、油饼上的油气耗干,有人就得上边另外苫上一块布。就这样,走在路上,还会有油香影子样随在身子四周。

还有一种东西,是麻花。麻花也比较上讲究,现在当然无所谓了,但当时算是奢侈品。一般人家,白面都很少,过年吃顿饺子才能见到的,还要用每个人一年只能分到几斤的麻油炸出来,是说话吧!当然也有,比如有一年刘海海家炸麻花,麻油炸出来的白面香气,在他们家的院子上空飘了好长时间。我们就常去刘海海家,刘海海妈一高兴,会给我们几个人每人剥一股麻花。我们当然不会一下子吃掉,就一直藏着掖着,直到那麻花股儿发出时间久了捂出的老油味道。

其实我更喜欢油饼儿。油饼儿也应该是纯白面做,但在白面稀缺的年代,掺上别的东,也能做出不一般的味道来。有的人家会加上玉米面,但母亲加的,一般是小米面。小米面跟莜面一样,是我童年的记忆贴片。我吃过发糕,吃过稠粥,喝过凉粉,喝过稀粥,小米都是主角。从情分上来说,如果莜面是我的亲弟兄,小米一定是我的亲兄弟

兄,且经常在一个被窝里打闹。

油饼儿形状简单,它跟麻叶不一样,麻叶有四头麻叶、两头麻叶,但油饼儿只是一个棍儿。粗的油饼儿像小麦,细一点的则像莜麦。母亲做的油饼儿,粗粗的、胖胖的,中间摺一道长长的缝,像一粒粒的小麦。很多时候我总想,如果地里种出的小麦苗儿,能结出像油饼那样大的小麦,我们还会对白面充满期待吗?

然而,我们现在连白面也不是太珍惜了。

## 二

安静的时候,我喜欢安静。但不需要安静的时候,我却想听到声音。

比如春节到来的时候,我想听到那些曾经听惯了的声音。

先是喜鹊的声音。我不一定多么喜欢喜鹊,但到了年关,我很想看到它们,也很想听到它们的声音。喜鹊是跟年贴得很紧的鸟儿,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,它们会跃上窗花,跳上年画。它们在窗花和年画里的样子,是开心的、清爽的,也是喜气洋洋的,所以在过年的日子里,我不仅喜欢看到它们,还非常喜欢听到它们的声音。

过年时节,无论哪一天,只要听到喜鹊的叫声,我都会激动得流出眼泪,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,但确实就是这样。比如今天,我站在楼下等一个人,或者只是一个人站在那儿发呆,突然听到了喜鹊的叫声,我就忍不住抬起头来,朝树上看,朝天上看。我不一定

要看到喜鹊,可能我只是朝着声音看,至于喜鹊,看到看不到并不重要。我想看到的,是一种心绪,或者是牵系着我的某一种什么东西。

我当然只看到了树上稀疏的枝条,也看到了天上没有内容的深蓝与碧蓝,但这都不重要,我是接收到了一种声音给我的感觉。

村里有人常说到喜鹊的叫声,似乎是上午叫喜,下午叫别的什么,但在特定的时间里,我内心的某一根弦被拨动了,就这么简单。因为喜鹊一叫,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就会来到我的身边,是我喜欢的某种东西。而这种东西,我从来没有见过。

还有一种声音,是鞭炮的,也是二踢脚的。这儿一“嘣”,那儿一“吧”,像是弹我的脑瓜子;那儿又一“吧”,这儿又一“嘣”,像是又弹我的脑瓜子,它们告诉我新年都到了,你还等啥?

我当然在等,它们不知道我在等啥,我知道。

我就疯了一样往家跑,我看到爹在打扫院子,我看见妈把新窗花贴在窗户上。我看见几件粗布的新衣服放在家里的炕上,阳光羡慕地趴在上面。我急了眼,很不友好地把阳光赶走,紧紧地把我衣服护在身边。

“过大年,响大炮……”我想起了奶奶念的顺口溜,就回过头来四处看,哪里还有奶奶呢?爹都没了。我就知道我多想以前的时光了,也想那些已经离我而去的人了。也于是,我就恶狠狠地朝着还没有落下来的鞭炮和麻炮的声音说:我想你们了。

那些人当然不说话,只有这儿一声“嘣”,那儿一声“吧”,笑话我一样,又响了好几声。



# 穿上胡服骑上战马

杨刚

大同下辖的灵丘县,因赵武灵王长眠于此而得名。一座因历史人物得名的县城,自然沉淀着岁月印记与过往故事,值得后人反复回味。

赵武灵王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,中学历史课本中就有章节讲述其事迹。由他一手推动的“胡服骑射”改革,不仅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,更凝固成一个高频率使用成语。

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认为,在中国历史上,赵武灵王可与秦始皇嬴政、汉武帝刘彻、南北朝宋武帝刘裕比肩,皆是在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、为华夏开疆拓土的帝王。1903年,他在《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——赵武灵王传》中写道:“七雄中实行国主义者,惟秦与赵……商鞅者,秦之俾斯麦;而武灵王者,赵之大彼得也。”盛赞其为商周以来“黄帝之后第一伟人”。

这样一位英雄人物,是灵丘县独有的文化标识,更是中国历史文化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符号。

如今的赵武灵王墓是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也是当地知名的旅游景区。这座墓冢早年坐落于灵丘县城西部,随着县城不断扩建,如今已身处县城中心的新华西街。墓冢为圆形封土堆,高约10米,周长220米,封土之上绿草茵茵,甚至有一棵松树挺立。

墓前扩建有“武灵广场”,广场中央矗立着赵武灵王骑马立像,本为展现其驰骋疆场的英武身姿,却因创作者的时空穿越,让本处于无马镫时代的赵武灵王脚踏双马镫,这一细节也沦为众人诟病的焦点。

广场一侧的墙体上绘制着十五幅彩色壁画,以连环画的形式勾勒出赵武灵王一生的关键节点,推行改革、开疆拓土、沙丘之乱等重大历史事件皆在其中。壁画中的人物同样出现了时空穿越,比历史实际提早数百年踏上了双马镫。

一些人可能想当然地认为战国时期已出现马镫,但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,马镫的雏形最早可追溯到3世纪末的东吴或西晋,而成熟的双侧金属马镫要到4世纪末5世纪初才在中国北方广泛使用。生于公元前340年、逝于公元前295年的赵武灵王,显然不可能脚踏双镫,纵横北疆。

赵武灵王嬴姓赵氏,名雍,赵国邯郸人(今河北邯郸市),是战国时期赵国第六代君主。他所处的时代,是一个礼崩乐坏、群雄逐鹿的大变革时代,各诸侯国纷纷推行变法,谋求图强崛起。

赵雍的先祖是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之一,其家族早已开启向北扩张的步伐。公元前475年,即赵襄子元年,赵襄子借晋代王之机设计诛杀代王并灭掉代国,将大同及周边地区纳入赵氏版图,这是赵国势力首次延伸至大同一带。

天灭之后,赵襄子敏锐地意识到,以大同为核心的代地拥有得天独厚的养马优势,于是采取因俗而治的策略,保留当地原有的畜牧生产方式,同时大力发展养马业。彼时赵国的马政建设以民间饲养为主,朝廷通过征收马税、强制征集战马等方式,将代地的良马资源转化为实打实的军事力量,为赵国后续的发展与军事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
赵武灵王更是亲自“北略中山之地,至房子,遂之代,北至无穷,西至河,登黄华之上”,对大同周边地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勘察,为后续改革做好了实地调研。此次北上,让赵武灵王更清晰地认识到,战争形态已然发生根本性变革,如果不能放下成见师夷长技,必然难以制夷。

事实上,在赵武灵王之前,已有有识之士察觉到战车的衰落与骑兵的兴起,只是碍于守旧思想,各诸侯国不愿主动变革。

《左传》记载,公元前541年,魏舒和荀息率晋国军队与北方部族无终和狄人在太原展开激战。魏舒见战场地形险恶,战车难以运转,当即决定放弃战车,以徒兵迎战狄人,这一决定立刻遭到荀息一名宠臣的反对,魏舒当即将其斩首示众,以正军心。随后,魏舒将车兵按照步兵的伍、两编制重新整编,先以示弱之策引诱敌军,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指挥徒兵包围敌军,最终大获全胜。但这一战例并未撼动各诸侯国以战车为主的作战格局。

将视野投向欧亚草原,骑兵的发展则要早得多。公元前13世纪,棒式马镫、骑马放牧已在欧亚草原广泛应用,骑兵时代也随之来临;到了公元前8世纪,骑兵基本成为草原上的军事主力。这种军事领域



贺新春

海波摄

## 乡村的年味

殷剑霞

小时候,年的脚步是踩着腊月的霜雪来的。刚过了冬至,风里的寒意便掺了几分甜,一日浓过一日,漫过村庄的街巷,漫过家家户户的屋檐,在空气里酿成醇厚的香,那是独属于乡村的年味。

俗话说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月,本就是春节的序曲,是一年里最富诗意、最让人翘首以盼的时光。儿时的我,总眼巴巴盼着腊八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一碗腊八粥,便是冬日里最奢侈的念想。母亲系着素色围裙守在灶边,黝黑的铁锅里,红豆、红枣、糯米在文火中翻滚,咕嘟咕嘟冒着泡,熬出一锅浓稠的红。母亲握着木勺轻轻搅动,热气裹挟着谷物与果干的甜香扑面而来,氤氲了整个厨房。我踮着脚尖站在灶台边,眼睛直勾勾盯着锅里,嘴里一遍遍地问着:“娘,好了没?好了没?”母亲回头看我,眉眼弯成月牙:“快了,快了。”多年以后,那个站在

灶台边,鼻尖沾着热气、满心期盼的小小身影,依旧清晰地印在记忆里,鲜活如昨。

一进腊月门,年味便在村庄里扎了根。家家户户都忙碌起来,擦窗扫地,拆洗被褥,把屋子收拾得窗明几净。大红的对联,精致的窗花一贴,暗沉的老屋瞬间有了亮色;街巷里新次挂起串串红灯笼,白日里看是红彤彤的喜庆,夜里亮起来,便是流光溢彩的璀璨。孩子们攥着攒下的零花钱,跑到村口的小卖部买鞭炮,胆大的当场便点燃一个,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惊飞了树梢上的麻雀,也惹得满巷的欢笑声此起彼伏。烟花冲上夜空,炸开漫天绚烂,响声划破静谧的夜色,久久回荡,整个村庄便在

这热闹里,醉在了年的光景中。

乡村的年,没有城市的灯火辉煌、烟花似锦,却有着独一份的浓醇。邻里乡亲,平日低头不见抬头见,到了年关,更是亲如一家。你家端来刚炸好的麻花,金黄酥脆;我家送去新出锅的馓子,香酥可口;张家的年糕,李家的酥糖,在巷子里你来我往。油饼子的香气飘满整条街巷,人与人之间的情谊,也在这一来一往的馈赠里,变得更加温热。

记忆里的大年三十,总是热闹得让人难忘。午后的阳光还暖着,村里就陆续响起鞭炮声,噼里啪啦,一声赶着一声。女人们在厨房忙碌,剁馅、和面,准备着年夜饭;男人们搬着桌椅,贴福字、挂灯笼;孩子们穿着新衣裳,在巷子里追逐打闹,手里的糖果甜到了心坎里。到了夜里,鞭炮声更是此起彼伏,震耳欲聋,那是庄稼人一年到头最热烈的欢喜。火光映着一张张笑脸,烟火气裹着欢声笑语,弥漫在村庄的角角落落。

如今,站在楼房的窗前,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,我总想起故乡的年。那里的一草一木早已定格在记忆深处,从未褪色。而那份醇厚的年味,那份邻里间的温情,早已深深烙在了心底,就像长辈们的叮咛,带着爱与期盼,岁岁年年,永远伴我左右。



## 想起小时候过春节

王丽红

想起小时候过春节,不由得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,那些温暖的时光仿佛又重现眼前。

我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在大同矿务局永定庄矿庙沟32号,那是爷爷奶奶一砖一瓦用3年时间辛辛苦苦盖起来的一处自建房,我们在那个院子里度过了好几个春节,对那个老院有种深厚的感情。永定庄矿也叫二矿,那是一个煤炭资源丰富的矿区,也是众多矿工和家属赖以生存的家园。那时矿区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,但每到春节,家家户户都会倾尽全力,让这个节日变得格外喜庆

和温馨。

从农历小年起,家家户户就开始“忙年”了。大人们会忙碌地打扫房屋,贴对联、贴窗花、挂灯笼,而我们这些孩子则高兴地试穿新衣,期待着年夜饭的到来。

对于我这样一个身体有残疾的女孩来说,春节更是一个特别的时刻。虽然行动不便,但家人从未让我感受到丝毫的冷落。记得有一年,父亲亲手为我制作了一个轮椅上的小桌子,这样我就可以在年夜饭时和大家一起围坐在桌旁,享受那份难得的温馨和欢乐。年夜饭是矿区家庭一年中最重要

的一顿饭。桌上摆满了平时难得一见的佳肴,有扒肉条、肉丸子、炸带鱼……每一道菜都承载着家人的爱和期盼。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边吃边聊,分享着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。那时的我,虽然年幼且身体不便,但家人的笑容和亲切的话语,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温暖、喜庆的节日氛围。

春节期间,矿区也会组织各种庆祝活动。我记得有一年,矿务局在广场上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文艺演出,矿工和家属们纷纷前去观看。虽然我不能像其他

孩子那样在人群中自由穿梭,但家人会抱着我,让我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节日的热闹气氛。那一刻,我好像忘记了身体的残疾,全身心地沉浸在快乐之中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,那些年的春节已经成为我心目中最宝贵的记忆。虽然那时的物质条件远不能与现在相比,可那些虽然简单却充满浓浓温情的场景,让我感受到无限暖意。每当春节来临之际,我都会想起在永定庄矿过春节的美好时光,想起那些给予我无尽关爱和温暖的家人和朋友们,我的心中感恩万分!

